

世界绘画摄影大师画传

凡·高

生平与作品鉴赏



紫都 刘慕 编著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 苏 文

封面设计 丁 洁

世界绘画摄影大师画传

主 编 紫都等
出 版 远方出版社
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邮 编 010010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50 × 1168 1/32
印 张 160
字 数 400 千字

标准书号 ISBN 7 - 80723 - 012 - 6/J·2

定 价 500.00 元(全二十册)

远方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远方版图书,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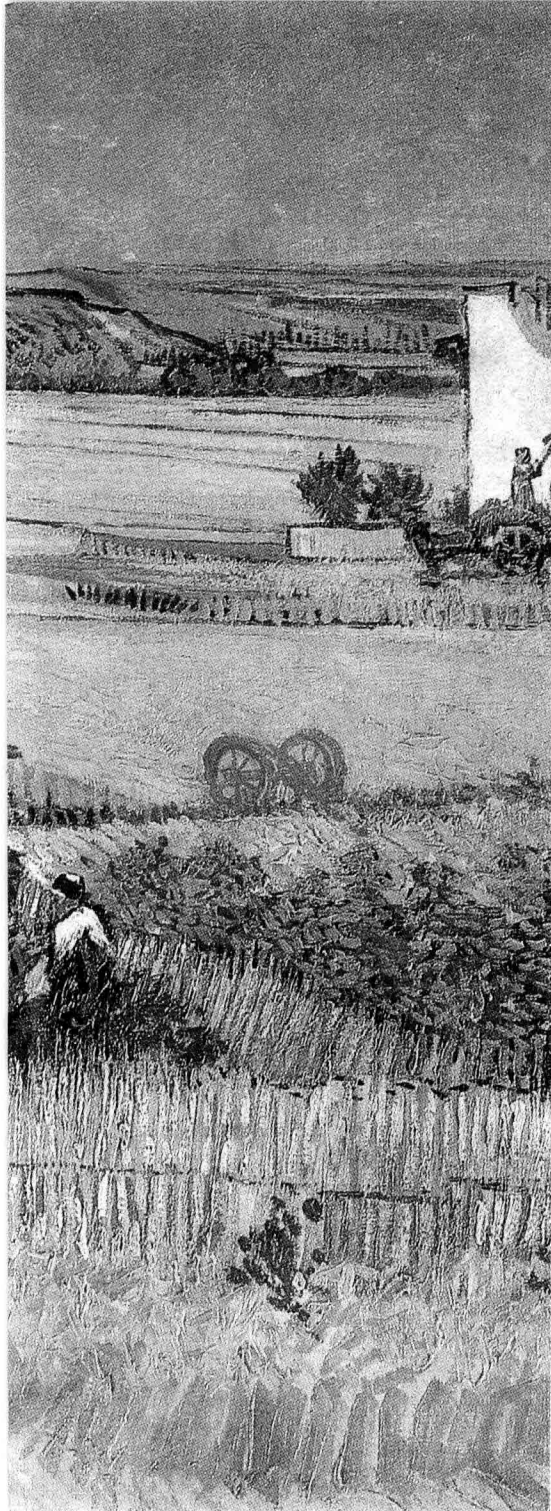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绘画摄影大师画传

凡·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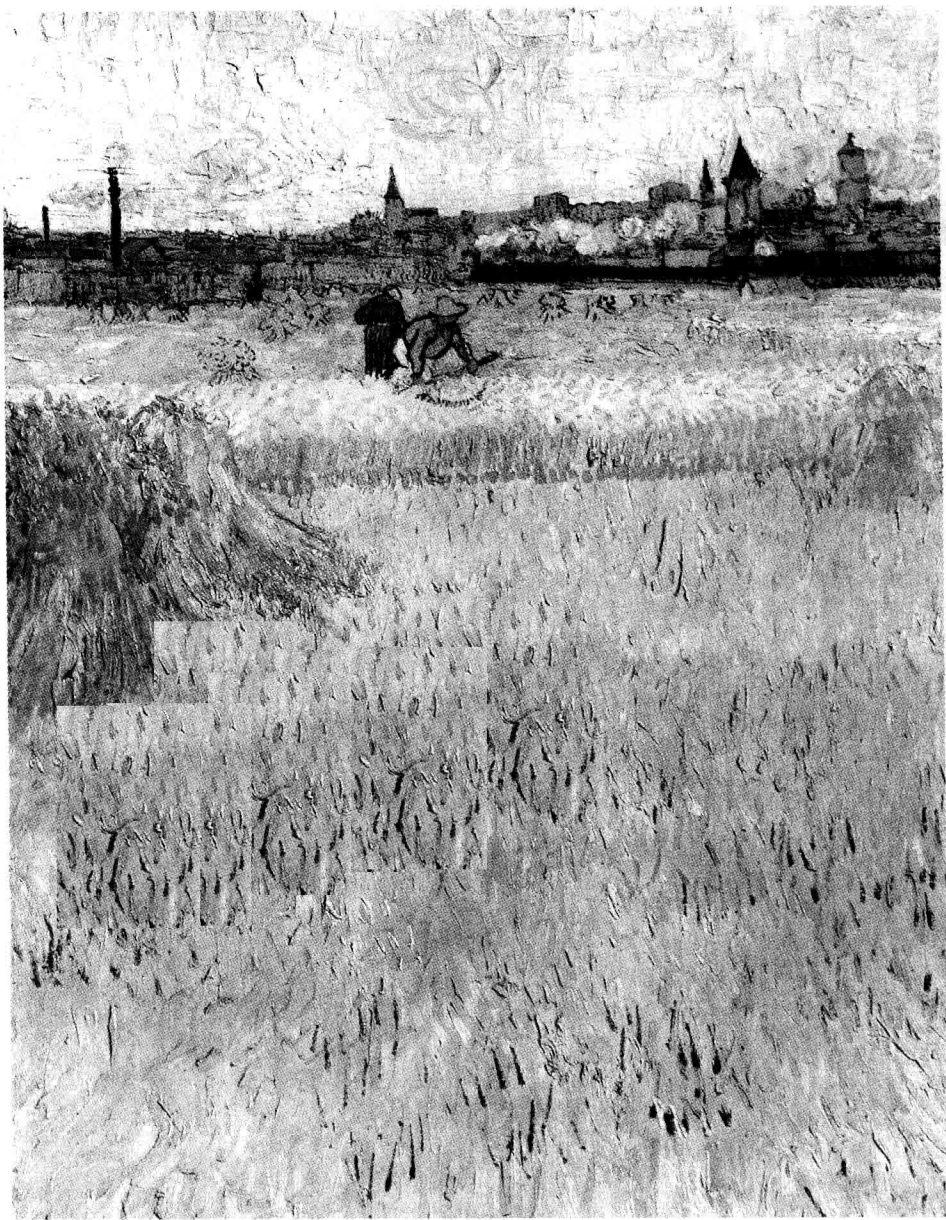
生平与作品鉴赏

编撰 / 紫都 刘慕

图片 / 傅新阳 岳鑫



远方出版社



丰收的麦田

1888年 73 × 54cm 布 油彩 巴黎 罗丹美术馆

第十三章 追寻太阳

阿尔是罗纳河畔的一个风景优美的农业小镇，离地中海大约55英里，位处地中海地区中心。这里阳光柔和，气候宜人，吸引了大批游客。罗马统治者尤利乌斯·凯撒和君士坦丁大帝曾在此居住，留下了不少沟渠、剧院和墓穴，至今仍为小镇增添了一种古典气息。

1888年2月21日，凡·高来到阿尔，落脚在卡瓦尔里街30号的卡列尔饭店。

凡·高到达的时候，阿尔还是冬天，田里和山野一片白雪，只有在葡萄棚底下才能看到点点土色。虽说是冬天，但在不下雪的时候，透过寒冷的大气仍然有温暖的阳光闪烁，就身为北国人的凡·高来说，在这种明朗而又不太冷的气候中，使他的精神感到分外清爽，他好像复活了。凡·高不顾寒冷，经常到山野里漫步，继续在大自然里画画，使遭受严重打击的身心得到舒展。

刚到阿尔的时候，凡·高碰到一位巴黎来的记者，记者十分恐惧地向他介绍了阿尔的情况，他认为阿尔是地球上最疯狂的地方，奉劝凡·高赶快离开。根据他的调查，医生们观察了几百个精神病患者，他们的症状很像癫痫病，他们的神经质和亢奋状态呈上升状态，在平均36岁时，他们就会大发癫痫病。一旦发作起来，将会爆发一场可怕的大灾难，谋杀、纵火、强奸，大规模毁灭。然而，刚刚感受到阿尔壮丽景色的凡·高，对此根本置之不理。

到达阿尔的第二天，凡·高就开始背上画架外出写生。置身在这色彩亮丽的环境中，凡·高感到自己仿佛就在日本，尽管日本那种壮丽的景色他从未亲往领略过，只是在画上看到一点。他闭上眼睛，想着这里的一切，捕捉着那从未见到过的色彩。修拉的点彩法，更高的原始装饰画法，劳特累克的线条，塞尚的有实体感的平面，这一切此刻全都黯然失色了，在他的心目中消失了。他又重新回到了去巴黎之前他所追求的一切，画面上留下的只有凡·高自己，这是何等空灵而美妙的境界啊。



丰收景象

1888年

39.5 × 52.5cm

水彩 钢笔

哈佛大学

福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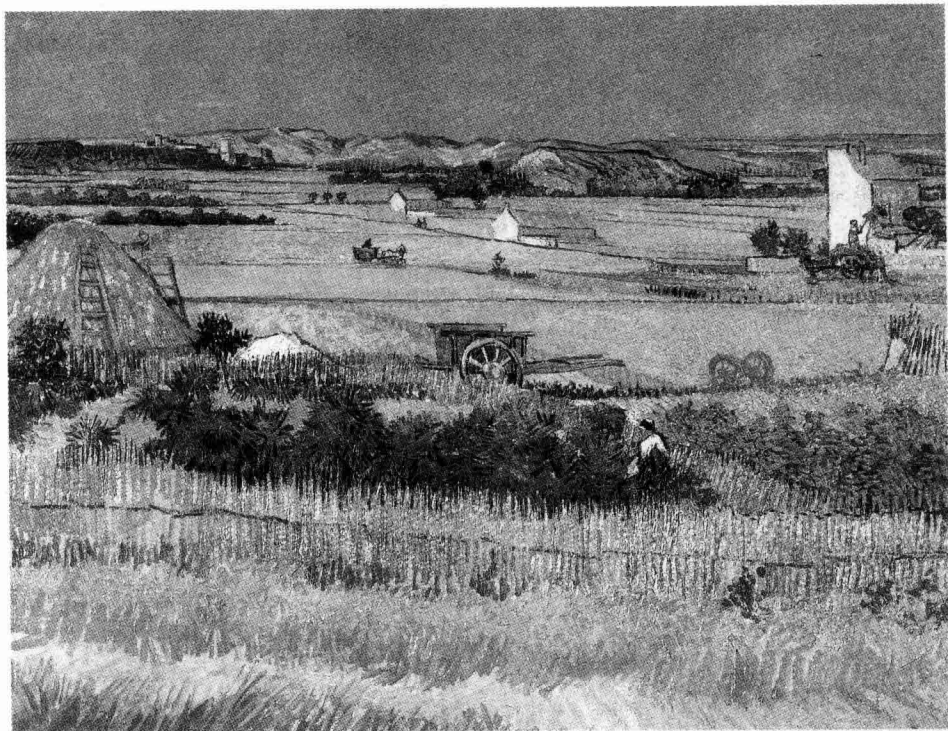
艺术博物馆

每天早晨天不亮凡·高就出发，寻找一个吸引他的地方开始画画。傍晚，他带着一张完成的油画回家。晚饭后，直接上床睡觉，什么也不想。他完全变成了一架绘画的机器，甚至连自己都弄不清在做什么。就这样，他画了一幅幅匆忙而就的油画。

三个月的时间共画了190幅作品，几乎是他在巴黎两年时间所画的总和。

冬天很快就去了，乡野的果园鲜花盛开，他怀着极大的热情描绘着桃花、梅花、杏花等。他只是不停地画，不知道画得好与不好，他无所谓，陶醉于色彩之中。整整八年的辛劳，倏然化成一股巨大的创作力量。

没有人同他说话，他也不想和谁说话。阿尔的居民对凡·高是敬而远之。他们看到他在日出前就急匆匆地走出市镇，背上负着沉重的画架，光



拉克洛风光

1888年

72.5 × 92c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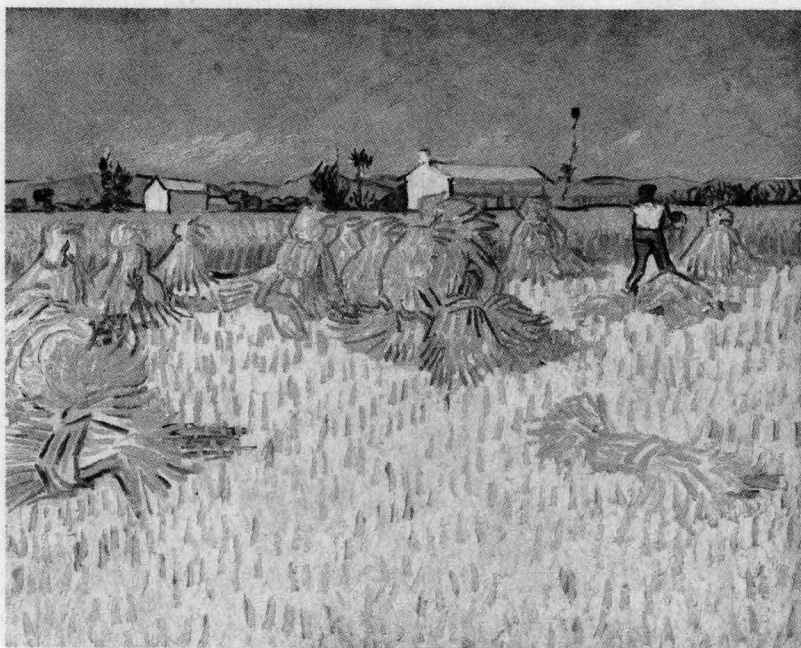
布 油彩

阿姆斯特丹

凡·高美术馆

着头、下巴起劲地向前翘出，眼睛里流露出热病似的亢奋。他们看到他回来时眼睛像两个火洞，头顶红得像鲜肉，腋下夹着一块湿的画布，还自己对自己打着手势。镇上的人给他取了个名字，人人都用这个名字叫他，“疯子！”

一天，凡·高在一个果园的露天下创作了一幅油画。这是一块丁香花地、一道芦苇栅栏、两棵玫瑰色桃树，背景为明媚的淡蓝色的天空。凡·高觉得这也许是他画过的最好的一幅风景画。这幅画的技法有点像点彩派，但又不似仅以捉住光与空气为目标，画家所要传达的，是花的香味与林间的气息，表现幻想式的花园。树干和大地的坚实强调出现实的非现实感，这充分表现出离开巴黎喧嚣与颓废的生活后，凡·高良好的精神状态。



麦田和麦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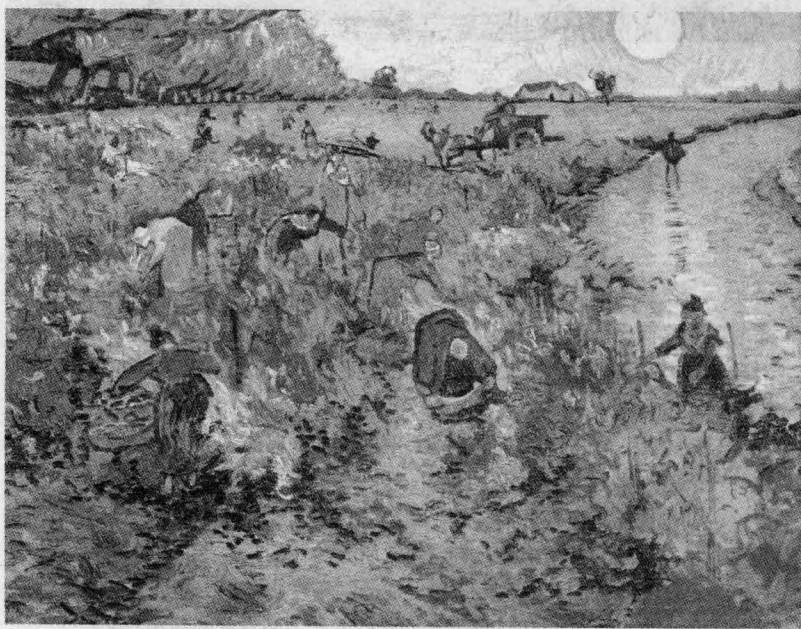
1888年

50 × 60cm

布 油彩

耶路撒冷

以色列美术馆



红色的葡萄园

1888年

75 × 93cm

布 油彩

莫斯科

普希金美术馆

麦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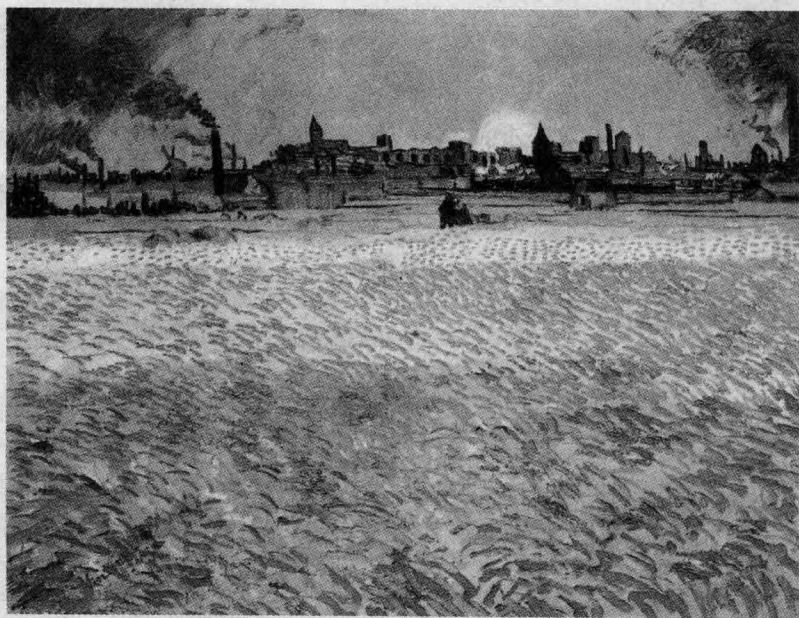
1888 年

50 × 61cm

布 油彩

阿姆斯特丹

博尔基金会



**夏天：阿尔
的麦田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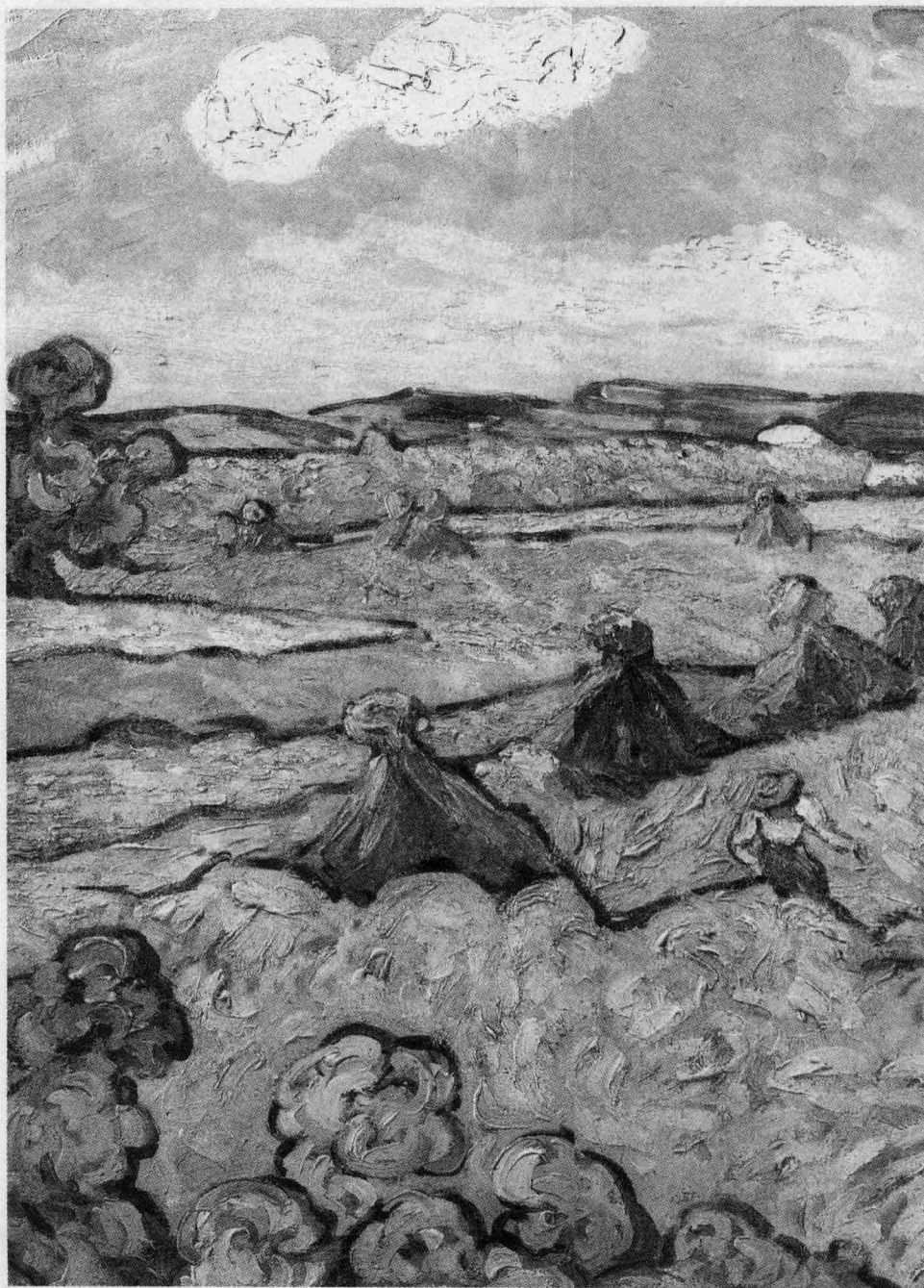
1888 年

73.5 × 92cm

布 油彩

温特图尔

美术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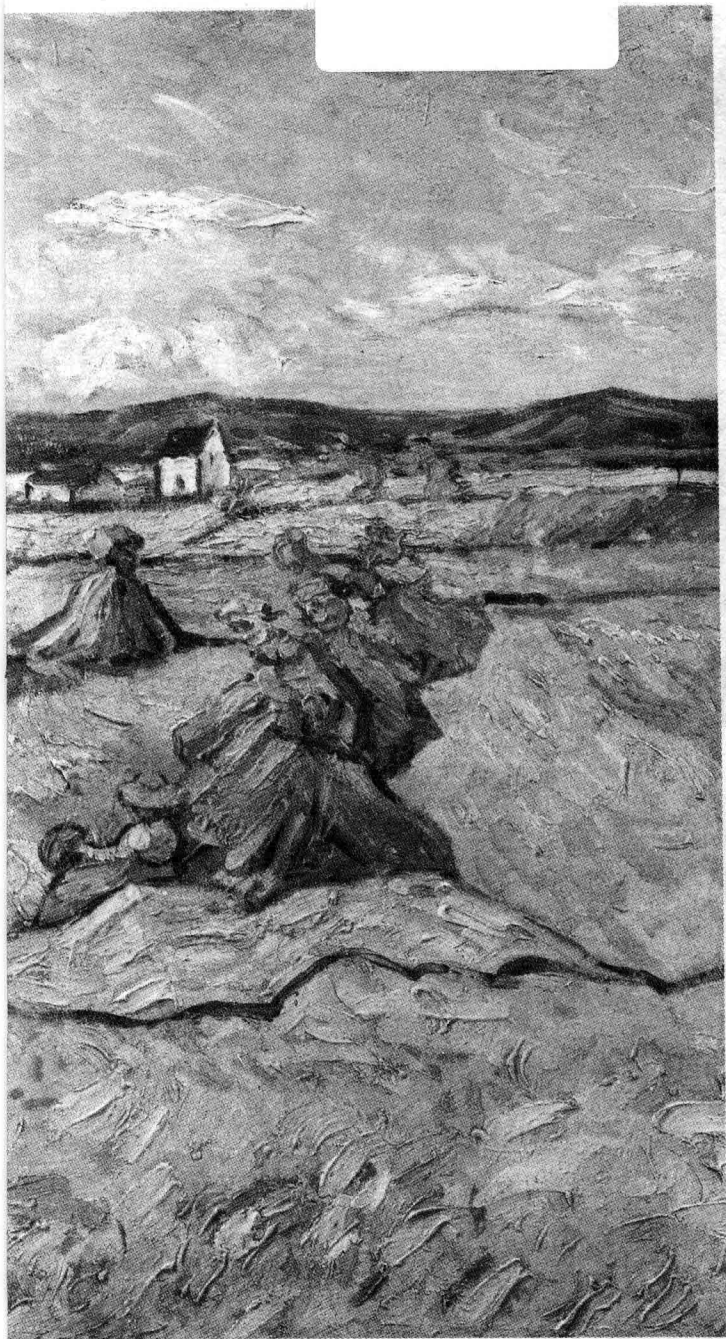


收割者与麦垛

1888年 53 × 66cm

布 油彩

斯德哥尔摩国家美术馆





农家住宅前的草垛

1888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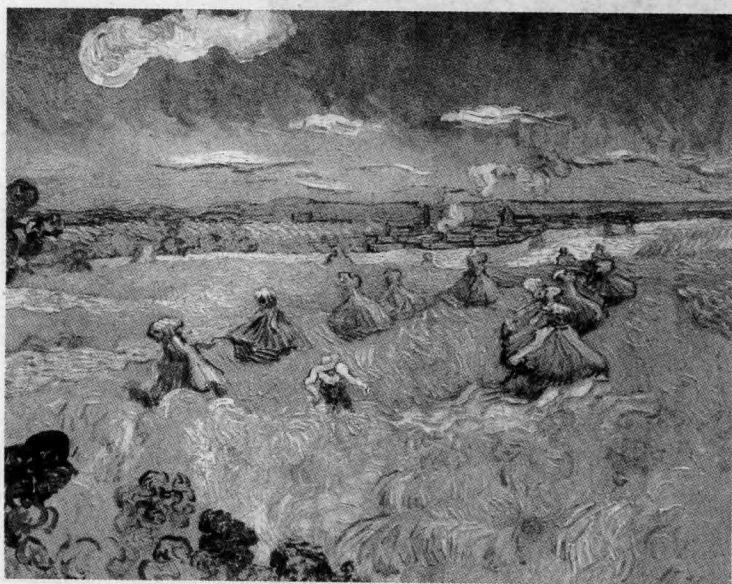
73 × 92.5cm

布 油彩

奥特卢

克洛勒·穆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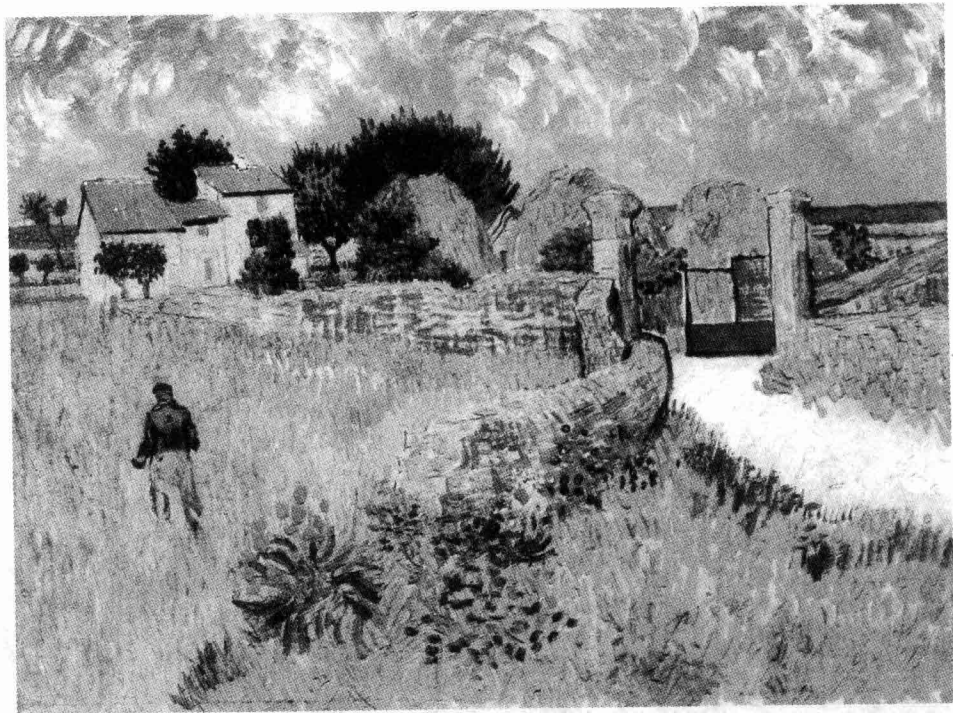
美术馆



收割的人和麦垛

1888年 73.6 × 93cm

布 油彩 托莱多美术馆



普罗旺斯的农舍

1888年

46.1 × 60.9cm

布 油彩

华盛顿

国家画廊

那天,当凡·高回到旅店时,他看到了一封发自海牙的信,通知他“安东·莫威在海牙逝世”。他就在自己画的桃树下面写下了“纪念莫威——凡·高和提奥”,在征得提奥的同意后,将它寄往海牙的莫威家,他在给提奥的信中说:

“啊,绝不以为故去的人永远逝去,

只要人类永在,

故去的人永远活着,永远活着。”

不久,凡·高发现了一个李树花盛开的果园。在他画的时候,刮起了一阵恶风,海浪般地来而复去,去而复来。在阵风来去的间隔中,太阳照耀着,树上的白花闪闪发光。尽管地面上的整个景色每分钟都在变化,凡·高不停地





绿色的麦田

1888年 54 × 65cm 布 油彩

耶路撒冷 以色列美术馆



绿色的葡萄园

1888年

72 × 92cm

布 油彩

奥特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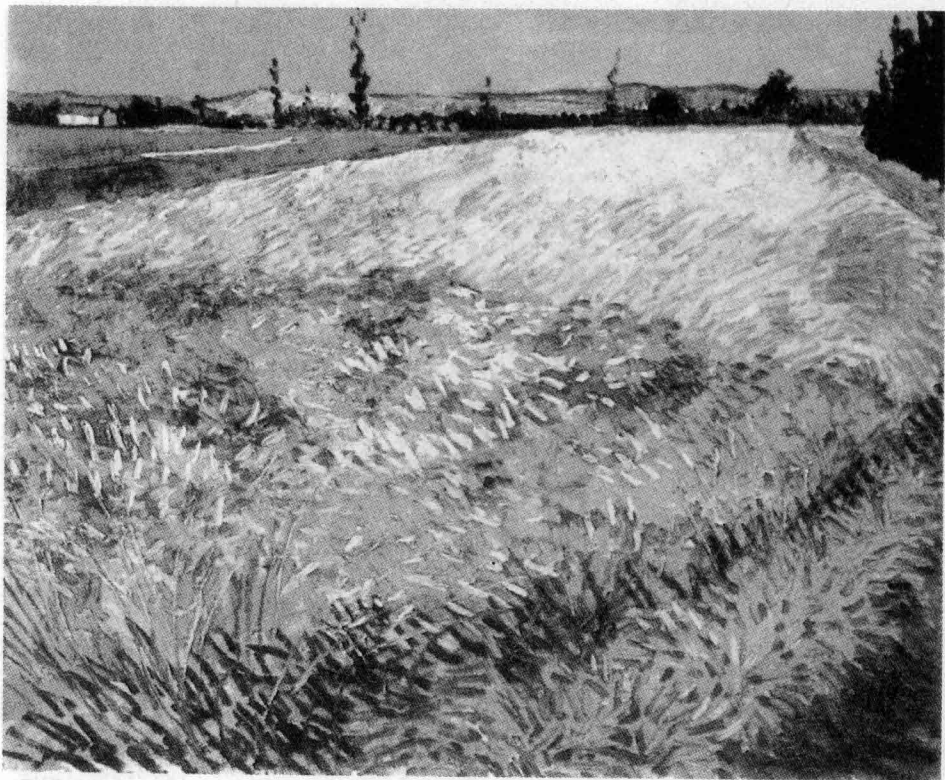
克洛勒·穆尔

美术馆

画下去。这使他想起了在谢夫宁根的日子，那时他常在雨中、大风沙中作画，海里的浪花猛烈地飞溅在他的身上和画架上。他的画面具有一种白色的效果，其中有许多黄色，还有蓝色和淡红色。画完后，他看到画中正有着某些他并不想画的东西——西北风。这幅画看起来就像喝醉时的作品，这使想起那些巴黎的评论家，不过这时成功的念头已经离开了凡·高，他只是在画画。

夏季很快到来。凡·高只注意到蓝得发绿的天空里带着浅黄到浅橄榄绿的棕色、青铜和黄铜的颜色。凡是阳光照到的地方，都带有一种类似硫磺般的黄色。这使他的画面上到处是一片燃烧着的、明亮的黄颜色。他清楚地知道，自从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绘画，还从来没有这样的黄色基调，但这根本阻止不了他的黄颜料源源不断地流向画布。

这时候，凡·高可以没有妻子、家庭和子女，也可以没有爱情、友谊



远处有小山的
麦田

1888年

54 × 65cm

布 油彩

阿姆斯特丹

凡·高美术馆

和健康，更可以没有舒适的物质生活，甚至可以没有上帝，但是他决不可以没有那比他自身更加伟大的东西，那就是创造的力量和才能，那才是他真正的生命。

在阿尔，凡·高的天才完全表露出来。他一面受着强烈西北风的吹袭，一面受着阳光的曝晒，在麦田中，凡·高却像蝉那样欢乐。他的思维变得异常活跃，他的想像力不断地向前跳跃，绘画手法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他不再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情节题材上，而考虑的只是怎样画。凡·高风格的形成，恰恰就在这时候。

1887年凡·高在巴黎所作的《蒙马特的菜园》中，笔触琐碎、繁多，还完全是印象主义的手法；可是整个画面却像是一片色彩（黄色、绿色、蓝